

清代皇帝一家人

金枝玉叶

张东来

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---

# 序

王鍾翰

清宫史之研究，乃清史研究中派生之一新分支。二三十年来，不啻异军突起，人才辈出，忽然而兴，蔚为大国。

70年代末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学的科研工作者群起进行探讨之，成立清代宫史研究会，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百篇，出版了《清代宫廷历史研究》系列丛书，全套不下十数种。80年代中，沈阳故宫博物院不少中青年同志急起直追，发表专题专著亦不下数十百篇，同时亦出版了《清代宫廷丛书》系列丛书第一辑，内为《清宫后妃》、《清宫皇子》、《清宫侍卫》、《清宫太监》等4种，1套4册。当时出版发行，两年内销售告罄。从而不难看出，关内外清宫史研究系列丛书的正式问世，引起了社会广大读者和清史学界的瞩目与关怀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顷者沈阳方面由支运亭、王佩环两同志主编的《清代皇帝一家人》即将续出，内为《圣朝天子》、《后宫佳丽》、《凤子龙孙》、《金枝玉叶》、《天潢贵胄》、《皇亲国戚》等6种，1套6册。大概言之，清代康乾盛世，远迈汉唐；天潢贵胄，兴衰各异；满蒙联姻，荣辱与共。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，雅俗共赏，洵不失为史家之一部别裁体史书。以视乾隆、嘉庆两朝敕纂的《国朝宫史》与《续编》以及民国初年唐邦治所著《清皇室四谱》之专详一代的宫殿规制、典章

礼仪两部官书和一部私人专著，全录条文，胪列世系，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自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支、王两同志不遗在远，来书嘱为之序。我虽不文，亦谊不容辞。回忆儿时所诵武侯之言：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。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”（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）一大段千叮万咛，叮咛刘后主（禅）的话，其中所谓“宫中”禁中，“府中”外朝也；“内外”即谓“宫”与“府”也；宫中亲近，府中疏远。武侯出师上表所千万叮咛刘禅者，在此不在彼也。

我个人认为，孔明先生之苦口婆心告诫刘后主者，要在强调宫府一体，是非以明，不轻信内侍（太监、宦官）之私语，而应虚心听从逆耳之忠言，使内外不偏私，不致蹈东汉宦官窃权干政之覆车耳。后主刘禅昏庸，安于内廷宴乐，不听武侯之忠告，终以惑阉竖而丧国。唐、明二朝，不知振作，慑于妇人之言而迭酿阉祸。清则殷鉴不远，废十三衙门而创设内务府，委任包衣，以太监隶之。太监只司洒扫应对之事，如交结外朝，干政者斩。吴良辅、安得海，先后伏法，即其明证。太后临朝，清亦有之。清初孝庄文皇后（顺治生母）无临朝之名，而有听政之效。身历三朝，卒享天年。有功家国，名垂青史。清季慈禧太后临朝专政者四十年，倚李莲英辈为不可须臾离，李莲英权倾朝右。然慈禧一死，李莲英辈即俯首就缚，一举手而廓清之，卒不致蹈前朝之覆车者，以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。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”，使宫中不得凌驾乎府上之故。仅就此点而言，满汉两民族之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大不一样，清又善于吸收汉文化而加以揉合改造，成为其“参汉酌金”之新制度的内务府，固不可漠视两种社会文化之有同有不同而混为一谈也。

今冬余暇，偶有所感，拉杂书之，以报支运亭、王佩环两同志之雅命，是为序。

1996年1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

## 前　　言

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帝王之女均称公主，到了汉代，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，皇帝的姑姑称大长公主，以后历代相沿。

清代，太祖初起时，诸女都称“格格”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四月，“五宫”（中宫、东宫、西宫、次东宫、次西宫）并建，宫闱制度初步确立，太宗皇太极宣布：皇帝之女，中宫所出者封“固伦公主”，品级相当于亲王；妃、嫔所出者及中宫抚养宗室女下嫁者，均封“和硕公主”，品级相当于郡王；亲王以下诸女，均封为格格。

历代皇女下嫁，其婿均称驸马，而清代改称“额驸”。“凡额驸之品级，各视其公主、格格之等以为差。”固伦公主下嫁，其额驸封为固伦额驸，品级与固山贝子相同；和硕公主下嫁，其额驸封和硕额驸，品级与镇国公相同。公主下嫁以后，所生儿子的品级原来没有规定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正月初二日乾隆谕旨：“惟公主所生之子，未经定例赏给品级，此内如下嫁蒙古王公之公主等所生之子，本各有应得品级，无庸另外办理。至在京公主所生之子，若不授以品级，于体制殊未允协。嗣后在京公主所生之子，至十三岁时，如系固伦公主所生，即给予伊父固伦额驸品级；和硕公主所生，即予伊父和硕额驸品级，著为例”。

清朝从太祖初起，中经康（熙）雍（正）乾（隆）盛世，直到文宗咸丰帝为止，先后有9位皇帝，共生得82位皇女；此外宫中又抚养亲王、郡王、贝勒之女12位，共94位。咸丰以后的同治和光绪两帝，均无子女；末代皇帝宣统3岁登极，5岁逊位，更无子女。

清朝的皇女们在清王朝的定鼎、巩固、发展中按自己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时代起着一定的作用，同时也不乏受到封建王朝内部政治势力斗争株连而落魄的。本书主要是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些皇女们的生平传记，供广大读者和史学爱好者阅读。

---

## 目 录

### 一、肇基岁月“联姻”女

- 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太祖长女配勋臣   | (1)  |
| 亲上作亲嫩哲嫁表弟 | (5)  |
| 骁将喜得六公主   | (10) |
| 归附台吉幸娶松果图 | (13) |

### 二、因骄暴莽古济自戕

-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牵连受贿案 | (19) |
| 二嫁索诺木 | (22) |
| 获罪夺封号 | (25) |
| 谋逆空送命 | (29) |

### 三、逊戴公主初嫁外藩

-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血缘同盟  | (33) |
| 返回喀尔喀 | (36) |
| 定居东京城 | (39) |

### 四、三代苦命皇女

- 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沾河姑独居十五载 | (46) |
|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生悲苦的穆库什  | (49) |
| 恪纯长公主错嫁叛夫 | (53) |
| 汉公主孔四贞的遭遇 | (57) |

## 五、肫哲公主首嫁科尔沁

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辞别盛京城 | (62) |
| 草原见汗使 | (65) |
| 归宁汗王宫 | (68) |
| 夫亡嫁养子 | (72) |

## 六、太宗嫁皇女 满蒙固联盟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敖汉部迎娶皇长女  | (78) |
| 琴瑟友之 效命疆场 | (81) |
| 察哈尔归附娶金枝  | (86) |
| 玛喀塔宠极痛失婿  | (91) |

## 七、择婿首重科尔沁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勇额驸 迎皇女    | (95)  |
| 公主归宁 贵戚来朝  | (98)  |
| 魂归兮夫婿续宗女   | (103) |
| 固伦公主下嫁蒙古草原 | (106) |

## 八、入主中原后的诸皇女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太后身边众公主     | (113) |
| 太和殿筵宴定终身    | (116) |
| 孝庄太后宠爱的阿图格格 | (120) |

## 九、特恩晋封的固伦公主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嫁佳婿红颜女薄命 | (124) |
|----------|-------|

- 
- 建奇功夫贵妻亦荣 ..... (126)  
死同穴归葬公主陵 ..... (129)  
尽孝道荣宪封固伦 ..... (135)

## 十、逢盛世皇女沐天恩

- 嫁和敬盛典花烛词 ..... (137)  
乾隆朝公主轶事 ..... (144)  
少出猎乾隆宠幼女 ..... (150)  
和孝下嫁妆奁独厚 ..... (155)  
诫夫婿严谨持家 ..... (159)

## 十一、衰世皇女轶事多

- 玉泉入府 从子增辉 ..... (163)  
豪爽四公主 简礼重人伦 ..... (168)  
情钟诗赋 额驸备指 ..... (173)

## 十二、末世荣极的两皇女

- 荣安公主青春早逝 ..... (178)  
荣寿公主依势逞威 ..... (180)  
伴太后游湖及轶闻逸事 ..... (184)  
一生荣华 寿终正寝 ..... (188)

---

## 一、肇基岁月“联姻”女

在后金国开创之初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尚未完结，此时，他一面与明廷抗争，一面与漠南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的势力较量。在后金政权力量尚不强大之际，努尔哈赤扩大巩固军事联盟采取的有效策略之一即是“联姻”，随着海西女真及蒙古台吉之女渐次进入汗宫与王府之时，天命汗的公主也分别下嫁与股肱大臣，名门骁将及前来归附的蒙古王公。皇女们的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：“是一种政治行为，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，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。”明万历十六年，努尔哈赤第一女首先嫁与清初闻名的五大臣之一何和礼。

### 太祖长女配勋臣

天命汗之长女，是为东果格格，明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生，母亲乃努尔哈赤元妃佟佳氏。由于东果格格从小就跟随父母征战拼杀，成长于兵戎相见的环境中，因此立事较早，11岁就下嫁与先行归附太祖的栋鄂部长何和礼，封为固伦公主。

天命七年正月十三日，东京城内热闹非凡，自东方来了一队人马，威武雄壮地行进在大街上，老百姓骑马者立即下马，步行者回避于路旁，等候这队人马经过。只见前边两队正红旗兵士纵向排列，各持喇叭、唢呐、箫、鼓，尽管按当时典制，出城奏乐，在

城内只设不奏，但这样一支仪仗队在战火纷飞年代的东京城，也足以引起轰动的了。鼓乐队后面有 12 名侍卫手持 6 对小旗，中间是一把红色的遮阳伞，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上端坐着一位威武英俊的青年将军，他身着麒麟补服，腰挎绣花宝刀，头戴金顶镶东珠头盔，黑红的脸上一双丹凤眼，闪着威严的光芒，他就是勇冠三军的栋鄂部长，正红旗都堂何和礼额驸。

何和礼的先祖原住瓦尔喀，后来迁于栋鄂，其祖、父、兄世为部长，他在 26 岁时，即代兄掌其部，雄霸一方。太祖初起兵时，闻何和礼为人忠厚，而且统领的队伍兵马精壮，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明廷抗争，努尔哈赤对这样的忠良之将求之不得，故待其礼仪备至。戊子年，太祖与哈达部联姻，纳哈达纳喇氏为妃，何和礼率 30 名骑士护卫左右，回到建州后，即率领所部 5 万余人归附太祖。努尔哈赤为嘉奖他的忠勇之举，故将长女东果格格嫁与他为妻，谁知竟引起一场轩然风波。留于栋鄂的何和礼前妻闻其又娶太祖长女，勃然大怒，即率留于故地的余部士兵，打上门来，要与何和礼刀兵相见，以论是非，太祖闻讯亲自出面，晓以大义，于是何和礼之前妻方罢兵归降。何和礼率领正红旗兵马，跟从太祖讨伐渥集部，征战乌拉，破敌有功；萨尔浒之役，大败明师，功勋卓著；攻沈阳，克辽阳，额驸皆在军中。太祖先授与一等大臣，列五大臣之首，后称三等子爵，任总兵官。何和礼对太祖忠心耿耿，令必行，行必果，成为开国栋梁，颇受太祖器重。天命七年二月初四日，努尔哈赤命都堂大额驸率八旗甲兵驱赶左屯卫路之户口，太祖又叮嘱栋鄂额驸“当妥为晾晒右屯卫之粮谷”。初七日，天命汗又传谕于大额驸曰：“河岸之粮，勿得载送，设二十人妥加守护……”。这次大额驸往收右屯卫城内男丁 2850 人，家口 5578 人。天命九年八月，紧随太祖左右的栋鄂额驸何和礼不幸故去，年 64 岁，努尔哈赤悲痛万分，亲临祭奠，恸哭道：“与朕并肩开国创基之诸友好大臣，竟先后离我而去，老天为什么不留下一人为朕送老啊。”

顺治十二年，何和礼被追谥“温顺”，勒石纪功。雍正九年，加封号曰“勇勤”。《清史稿》对何和礼额驸的评价相当高，曰“终清之世，为主婿者，前有何和礼，后有策凌，贤而有子，与国休戚，称肺腑之谊”。何和礼一生驰骋沙场，英勇善战，开疆拓土，屡立战功，肝脑涂地，赤诚相见，他的去世使后金国损失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。

天聪七年七月十五日，东果公主在痛失贤夫9年后，又遭到致命一击，她与大额驸的爱子和硕图突然病故，闻报丧讯，东果公主只觉得天昏地暗，晕倒在地。左右侍女急忙救护，格格苏醒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大放悲声。想起爱子和硕图继承父业，袭大总兵官，管理旗务，像其父一样忠勇无敌。天聪二年征大明时，他冲锋陷阵，以战功显赫加一级至五备御，可忽然间一病不起，溘然长逝，年仅38岁，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，怎能不令人悲痛欲绝呢？人生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，看到东果公主肝胆欲裂的悲伤样子，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想到大额驸何和礼的忠勇，和硕图的英武，公主府上下人等无不痛哭失声，为这一门忠烈而深深的惋惜。

正在全府人哭得天昏地暗时，有人来报，天聪汗来祭奠已至公主府，东果公主含悲忍泪，其儿媳（和硕图之妻，大贝勒代善之女）忙过来帮婆婆整理衣冠，搀扶着她出迎。只见皇太极身着青色长袍，后随八旗贝勒已走进院子，几名侍卫立即上前将所带祭品摆在和硕图灵前，有棉索子、金带、凉帽、靴、衬衣、裤子、棉被、褥子等，还有撒袋、马鞍、伞、纸塔、亭子、纸楼子、纸库房、纸房、求福柳枝、幡、引幡、桌子、金银、果品、酒、粮等物。东果公主陪皇太极来到和硕图灵前。侍从为皇太极斟上酒，天聪汗奠酒3杯，想起大额驸何和礼忠心耿耿，英勇无敌，和硕图勤修政治，善于统兵，父子皆赤胆忠心为后金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不禁失声痛哭。东果公主见皇太极如此动情，眼泪又流了下来，但她还是强忍悲痛，劝天聪汗休要如此悲伤，保重圣体要紧。皇太极看

到皇姐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也不忍心再引起她痛苦，于是收住泪水，安慰东果公主说：“大额驸与和硕图为国尽忠，无可比拟，这是我们女真人的骄傲，你有这样一位夫婿，抚有如此贤子，应感到安慰和自豪，不要哭坏了身体，节哀自重。”然后告辞回宫，和硕图福晋搀扶着东果格格，将皇太极送出府外。

东果格格是一位性格刚毅的公主，她非常清楚，在开创基业之际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没有一代女真勇士洒血铺路，哪儿的江山会唾手得来，因此她虽然受到丧夫失子的两次心灵重创，但仍然挺了过来，决心坚强地活下去，看到父汗大业成功之日。东果公主的品德和节操受到天聪汗皇太极及众贝勒大臣的尊敬，每逢新春正月初一，皇太极都要率领贝勒大臣亲临公主府，为皇姐拜年，可见其在天聪汗心目中的位置。而且无论是征战凯旋还是与明贸易或是佳节赏赐，东果格格在受赏人员中总是名居首位，赐予头等。如天聪四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天聪汗征明大捷，特召公主格格来朝设宴宴之，即席赐东果格格金杯1只，银杯2只，其余公主逊之。天聪六年八月二十三日，皇太极又以出征俘获礼，赐东果公主蟒缎1匹、倭缎1匹、妆缎3匹、素缎8匹。天聪八年十月，太宗出征获财帛，再赐东果公主金2两，杯盘1对，缎及缎衣各10领，红毡1块。天聪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赐东果公主2个牛录。天聪九年九月，赏东果公主大素缎3匹。崇德元年七月十九日，皇太极召东果格格与诸公主入清宁宫，以礼宴之，宴毕又赐蟒缎1匹，缎4匹，红毡1块。皇太极出征还，东果公主迎之，与汗行抱见礼，由此可见姐弟情深。

天命年间，众格格凡事由太祖同母妹沾河姑母一手管理。天命八年沾河姑母去世，由于东果公主为太祖元妃所生，众兄弟姐妹之长，又以夫荣子贵，地位自然殊同于其他格格，而且有代替沾河姑母位置的趋势。天聪六年十二月初二，贝勒莽古尔泰薨，其福晋欲从殉，天聪汗怜悯遗子不允，命东果格格和诸福晋为莽古尔泰福晋剪掉头发，脱掉珥饰，按满族习俗为其夫服孝，以留

其身贍养遗子。可见此时东果格格已在女眷中主事。

东果公主实现了她的愿望，她终于活到了大业鼎成的一天。顺治二年，她随同宫眷迁到北京，看到了大清的一统江山，她可以欣慰地祭告父汗与其夫婿爱子了。顺治九年七月，75岁高龄的东果公主，躺在铺陈华贵的公主府寝宫内，已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，朦胧中，她仿佛置身于东京城西的怀远门上，于正月十五日晚元宵佳节与父汗及众贝勒、众福晋、格格们观看花炮。

时而又好像是正月初二，与父汗在太子河冰上，众格格、福晋、贝勒玩赏踢球、跑冰取银之戏。太祖以金银为赏，先至者赏银20两。众女儿、小台吉之妻、福晋、蒙古福晋跑时不小心滑倒在冰上，父汗看了开怀大笑。游戏完毕，太祖杀牛宰羊，在冰上设筵宴，一直饮至戌时才回城。

一会儿，她又如置身于盛京皇宫内，与众公主迎天聪汗出征归来，与皇太极在清宁宫行抱见礼。

一会儿，她又犹如在清宁宫中应天聪汗之邀，与诸格格赴宴，筵后，皇太极特赐鲟鳇鱼与她。

东京、盛京的生活无法与关内北京相比，但那种朴实、纯真、粗犷、带有满族习俗的一幕幕，使她时时萦绕于心，无限缅怀。她完全沉浸于美好的回忆之中，她又与贤夫爱子、父兄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了，她的脸上露出了无限开心、惬意、满足的微笑。

### 亲上作亲嫩哲嫁表弟

努尔哈赤二皇女，乃侧妃伊尔根觉罗氏生，称为嫩哲格格，是阿巴泰贝勒之同母姐，封为和硕公主。天命初年，30余岁的二皇女嫁与其姑之子都统达尔汉，这既是亲上作亲，又笼络了达尔汉之父，即最先归附的苏克苏浒河部沾河寨主扬书两兄弟。

关于嫩哲格格的婚配问题，后人颇费揣摩，因按清初风俗，女儿十几岁就出嫁了，可二公主在30余岁才嫁给郭络罗氏额驸

扬书之子都统达尔汉，在此之前应还有一段婚姻才符合当时历史状况，史书文献有两段记载均与这位公主有关联，但目前证据还不充分，在此注上一笔以供史家评说。

一段是《满文老档》记有扈伦四部之一的辉发部灭亡，与太祖的一位公主有牵连。万历三十五年，曾助叶赫布寨及纳林布禄两次进犯满洲的辉发部贝勒拜音达里，因内乱以本村七大臣之子为人质，请太祖发兵援助，努尔哈赤不计前嫌，遂发兵千人往援，助其平定了内乱。拜音达里本不想归附，但又欠了太祖一份人情，他就耍了一个花招，假作真诚地说：“我曾被叶赫纳林布禄所诳骗，今后我欲永赖聪睿汗谋生，请将你许嫁常书之女，改适我为婚。”太祖虽未相信他的话，但为争取辉发部，扩大自己的力量，于是就辞掉了二女儿的婚约，同意将嫩哲格格许给拜音达里。而拜音达里并非真的要娶太祖之女，只不过演了一场知恩图报的戏罢了。过了许久，也未来迎娶，拜音达里推辞说：“目前尚有子在叶赫为人质，待质子归来，即娶汗女，与汗盟约。”实际上拜音达里正在抓紧修辉发城墙，积极备战。不久，拜音达里的儿子回归本部，辉发城三层城垣也全部修筑竣工，拜音达里随即翻脸，原形毕露，与太祖分庭抗礼，扬言不娶已聘太祖之女。努尔哈赤闻报大怒，深恨此背信弃义之人，立即发兵征讨，是年九月十四日，围攻辉发城，旋即克之，生俘城主拜音达里诛之，辉发部灭。

为什么说这段史实与嫩哲公主有牵连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据史书记载，太祖嫁与常书、扬书兄弟俩之一扬书的是同母妹阿吉格公主（有些史书均把额驸扬书混成常书），亦称沾河公主或瞻河之姑，而从来没有将女儿许这兄弟俩的婚约，沾河公主早在万历十几年就嫁与扬书，生子达尔汉，在万历三十五年夫妻不合，公主欲与扬书离异，太祖不许，那更不可能许嫁拜音达里贝勒了。其二，太祖长女在万历十六年已出嫁，三女在万历二十九年亦出嫁，在万历三十六年出嫁的皇四女、皇五女和常书、扬书

并无牵连，只有二公主与扬书子达尔汉有婚姻关系，而在万历三十五年，嫩哲格格与达尔汉按满族旧俗，是年已至婚龄，有婚约是可信的。何况在《满洲实录》中又明确记载“辉发部拜音达里乞将汗女先欲许常书之子者赐我为婚”，显然《满洲实录》记载符合历史原貌，《满文老档》有误。

另一段史实是《清皇室四谱》注“天命二年十二月，太祖曰：‘大臣巴图鲁伊拉喀当初与朕相处，实未效力，吾不思其过，令其为臣，又以女妻之，伊终不效力，且无端弃妻，恐后生变，遂杀之。’此女未知即皇二女否，然其事颇与嫁达尔汉之年相接也”。这一推测也是针对二公主 30 岁出嫁而引出的，因在清初，只有叶赫“老女”30 而嫁，别无二例。

天命初年，嫩哲格格嫁与都统达尔汉，这是亲上加亲的婚姻，达尔汉之母乃嫩哲格格之姑，太祖之胞妹，也就是说二公主以姑为婆。努尔哈赤将女儿嫁与达尔汉，因其是一员冲锋陷阵的骁将。天命汗时，积战功授一等副将世职，天聪初年，列八大臣，任镶黄旗都统。四年二月，达尔汉随天聪汗、大贝勒代善往征察哈尔、扎鲁特部时，单骑逐敌，生擒古穆楚呼尔父子、三塔布囊，俘获甚众。攻打昌黎时，将云梯、盾全放在城下，冒着飞蝗般的利箭与滚木擂石，一马当先，冲上城墙，因征战有功被升为三等总兵官。在另外两次征明战役中，达尔汉也战功赫赫，第一次俘获人口 114 名，马 10 匹，骡 10 匹，牛 31 头，驴 100 头，羊 200 只。第二次俘获马骡 1438 匹，驴 2640 头，牛 800 头，人口 3660 名，因此获得了天聪汗赏赐的仪仗、蟒缎、绸衣、驼、红毡等等。

天聪元年十二月，连日来嫩哲公主脸上乌云密布，眉头紧锁，侍女们谁也不敢多言，知道公主正为胞弟惹事生非，额驸被降职一事烦心。达尔汉额驸性格直爽，坦坦荡荡，敢讲话，初八那天，嫩哲格格的胞弟阿巴泰贝勒因赐宴不能与大贝勒同坐，请额驸扬古利、达尔汉代奏皇太极说：“今后我不复与宴了，战时我披甲胄而行，猎时我佩矢前往，赴宴我却坐于子弟之列，我觉得羞

耻。汗父在日，恩格德尔额驸兄弟及土谢图额驸来时，我均与四大贝勒一体相见……”。扬古利、达尔汉依其请，如实转奏于天聪汗，皇太极闻奏十分不满，责备他们说：“额驸扬古利、达尔汉不加规劝，何以是言奏我。”斥退其二人。

接着，昂坤杜棱归附，皇太极设宴欢迎，阿巴泰贝勒命副将纳木泰上奏太宗曰“我不赴此宴，我无皮袄可衣，汗所赐之皮袄已改制给我二子矣。再者，我即赴宴，若令我坐于小台吉之列，则为他人讪笑。蒙古贝勒明安、贝勒巴克什等坐上，我下坐，我赴宴何为者。”皇太极听到奏报后心想，阿巴泰如果单独怨望我，还可姑息容忍他，今日他藐视诸子弟，我不可再沉默隐瞒了。遂将阿巴泰之语通告于诸贝勒，三大贝勒及诸贝勒斥责阿巴泰说：“你在先时就没列入五大臣之列……今日为贝勒，还贪心不足，紊乱纲纪，你若认罪，则治以应得之罪，如不领罪，必治重罪。”阿巴泰一看犯了众怒，只好老老实实地伏罪了，被罚驮甲胄马 1 匹，雕鞍马 1 匹，驮甲胄次等雕鞍良马，三等素鞍良马等。处罚了阿巴泰后，皇太极又责怪达尔汉曰：“见有过失，不行劝谏，反而以其言奏汗，何为耶。”遂拟罪，解去达尔汉固山额真职务。为此二公主十分不高兴，直到不久，达尔汉因战功恢复原职，嫩哲格格才感到宽慰。

天聪四年五月，嫩哲格格听有消息说，阿敏、硕托台吉将天聪汗与众贝勒浴血奋战夺得的滦州、永平、迁安、遵化 4 城丢弃，并不顾后果，把永平、迁安城中归顺的降民也杀了，不禁与额驸相对叹息，开疆拓土，一城一堡得来多么不容易呀，多少八旗勇士血洒战场，寸土必争，才扩大了满洲的领地，如今竟轻易地丢失了。更令人气愤的是阿敏贝勒竟下令滥杀降民，本来由于历史上的原因，汉满民族就有矛盾，天聪汗曾采用封官、赐爵、赏赐、安抚等策略极力缓和与消除这种矛盾，以期夺取天下，如今众多降民被杀，势必重新激化民族矛盾，这将如何是好。二十六日，达尔汉额驸奉命与和硕图额驸等四大臣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搜

查弃永平、迁安、滦州三城诸贝勒、大臣、军士的行李，太宗明确传谕，驻守遵化诸臣及军士所载之物，勿令搜查，可任其携归，其弃永平、迁安、滦州而归之诸贝勒大臣所获牲畜、行李悉数没收，搜查军士行李，没收其金、银、缎、整疋毛青布，缎衣等物，至毛青布衣服，无论优劣，给还携回之主。太宗奖惩严明的制度教育了八旗贝勒和众将士，达尔汉与和硕图额驸等深深折服皇太极此举。

天聪六年十月二十一日，达尔汉议政归来，对嫩哲公主说：“今天汗王传谕给固山额真和硕图额驸、叶臣和我，令每牛录出步兵十人，负米人五名，章京一员，每甲喇派大臣一员，每旗派副将一员随驾行猎。并特谕曰：此次行猎，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，以习骑射。公主为我准备一下行装，这次围猎恐怕时间不短。”嫩哲公主赶快吩咐侍女为额驸准备行围所用衣物武器，并亲自为达尔汉检查了箭、撒袋等。皇太极时期，除战事外，还经常狩猎，将其作为一种练兵的好机会。太宗曾对大臣们说：“昔太祖时，我等得知明日出猎，即于今日调鹰蹴球，若不令往，泣请随行。观今之子弟，唯知游逛市井，耽于戏乐。在昔日，无论长幼，贫困之际，每闻出兵行猎，兴致盎然，今之子弟，每闻出兵行猎，或言妻子有疾，或以家中有事为辞者多矣，不思行兵出猎，勇往奋发，而耽恋妻室，国势能无衰乎？”为避免诸贝勒仗势欺人，在围猎中明确规定：令从人约誓，勿隐伤痕，勿行争夺，争者亦不许对质。诸贝勒射中之兽，有争论者付审理官验对，勿明言诸贝勒射中何处，亦勿言争论之人射中何处，但匿均各验伤，即付伤痕相符之人。太宗本神勇过人，天聪二年辛丑曾亲殪5只虎，而且太宗寒冬射猎仅御窄帽，手不入袖，控纵驰射，全然不知寒冷，而随猎之人都将垂帽放下护面护耳尚还冻得哆嗦，汉人、蒙古官等无不称异。

十一月初七，听家人禀报，围猎人马已归，未时由内治门进城。不一会儿，达尔汉额驸果然回来了，他一进府门就兴高采烈、